

贾大山

文学作品全集

贾大山◎著 康志刚◎编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贾大山

文学作品全集

贾大山◎著
康志刚◎编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 / 贾大山著; 康志刚编. —石
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-7-5511-1859-0

I. ①贾… II. ①贾… ②康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
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5998号

书 名: 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

著 者: 贾大山

编 者: 康志刚

策 划: 杜金卿 张军良

责任编辑: 张采鑫 梁东方 贺 进

责任校对: 李 伟 李 鸥

封面设计: 景 轩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 陈 淼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42.75

字 数: 65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859-0

定 价: 6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忆大山

习近平

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他去世以后，在他的家乡正定，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昔日的同事、朋友和所有认识他、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，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，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，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、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。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，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，在文坛、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，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。

1982年早春，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，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。那时，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，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，但其《取经》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，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，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、富有哲理的辨析、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。到正定工作后，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、性格、学识、为人的议论，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。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

忆
大
山



相熟相知以后，他那超常的记忆、广博的知识、幽默的谈吐、机敏的反应，还有那光明磊落、襟怀坦荡、真挚热情、善良正直的品格，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我到正定后，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。

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，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，相互问候之后，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，文学艺术、戏曲电影、古今中外、社会人生，无所不及，无话不谈。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，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：“近平，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，但神交已久啊！以后有工夫，多来我这儿坐坐。”他边说边往外送，我劝他留步，他像没听见似的。就这样边走边说，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

此后的几年里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，有时他邀我到家里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，促膝交谈，常常到午夜时分。记得有好几次，我们收住话锋时，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。每遇这种情况，不是他送我，就是我送他。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，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，一人先蹲下，另一人站上肩头，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。

1982年冬，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，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。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，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。上任伊始，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，几个月下来，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，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，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，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

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，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

作为一名作家，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。他率真善良、恩怨分明、才华横溢、析理透澈。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，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、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。因此，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，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，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。

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，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割裂开。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，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；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、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，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。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，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，以诙谐幽默的语调，合情入理的分析，乐观豁达的情绪，去劝说人们、影响人们，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。同时，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，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，尽情地歌颂真、善、美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、恶、丑，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，增强明辨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能力，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，对生活充满信心，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。

我在正定期间，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，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，我们相约相聚，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，临分手时，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依依别情，难以言状。

我到南方以后，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，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，不喜热闹，未有及时回应。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，很少给

忆
大
山



他写信了，只是偶尔通个电话，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。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，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，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、工作忙，不愿给我添麻烦。虽然接触联系少了，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，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，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，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、工作和创作状况。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，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。每年春节前夕，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，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。

1991年春节，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，我受正定县委之邀，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——正定。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。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，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。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、诙谐幽默，依然那样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，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。那年，他还不到50岁，正当精力充沛、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。他告诉我，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，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，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，显得非常兴奋。那次相见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没能长谈，便依依惜别了。

1995年深秋，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，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，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。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，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：他的病情不见好转，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。后来，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，能吃进一些流食了。再后来，听说又不行了，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。刚好，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，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。见到他时，眼中

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，只见他面色憔悴，形体枯槁，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，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，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。他看到我进来，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。稍微平静些后，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。我坐在他的床头，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，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樣的苍白和无力。那次见面，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恶魔般的细胞，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、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。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，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，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，我告诉他，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

1997年2月9日，是农历的正月初三，我又一次回到正定，再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。这时的大山，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，他的面色更加憔悴，形体愈显瘦小，声音嘶哑，眼光浑浊，话语已经不很连贯，说几句就要歇一歇。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——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。至此，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，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这时的大山，却显得非常平静，倒是先安慰起我来。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已瘦成这样，不像个人样儿了，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！”他虽是这样说，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。这张照片，成了我和大山，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。

2月21日，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，突然接到电话告知——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，享年54岁。

噩耗传来，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大山的逝世，使我失

忆
大
山



去了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。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！无奈远隔千里，不能前往，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，以示沉痛悼念了。

大山走了，他走得是那样匆忙，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，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，清正廉洁、勤政敬业的作风，襟怀坦荡、真挚善良的品格，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的精神，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，长留人间。

（此文发表于《当代人》杂志1998年第7期，
《光明日报》2014年1月13日转载）

大山在我心中（代序）

□ 铁 凝

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。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，正在文坛惹人注目。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“二贾”研究会，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。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，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。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，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。这样，我认识了贾大山。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。

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长，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。他当局长当得内行、自如，当主席当得庄重、称职。他依然写小说，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。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，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，优美的丑陋，诡谲的幽默，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。他依然重友情，不重视刊物的大小。他写得不多，且一律是短篇小说，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。贾大山在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，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、询问。在“各领风骚数十

大山在我心中（代序）



天”的当今文坛，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。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，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，但是他却没参加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，谁要就由谁拿去。他告诉我说：“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，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，想好了抽出来再改。”在贾大山看来，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。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，更凝练，更明晰。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。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，一生只去过北京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太原。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了海。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间，我没有再见贾大山。

1995年秋天，得知大山生了重病，我去正定看他。路上想着，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，他给我的印象，正如我在对他的“印象记”中所写：“嘴阔眉黑，面若重枣”，留着整齐的寸头，以近五十岁的年龄还能很帅地踢腿（可将脚尖举至鼻梁）。他家庭幸福，生活规律，深居简出，善以待人，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？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，他已是食道癌（前期）手术后的大山了。他形容憔悴，白发很长，蜷缩在床上，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。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，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，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：狭长的，明亮的，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，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“犀利”吧。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，它鼓舞大山自己，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。

1996年夏天，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，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，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，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。是个雨天，我又一次来到正定。



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，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，也聊文坛近事。我从旁观察贾大山，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，身体更加瘦弱。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，说着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。病人是需要鼓励的，这一日，大山不仅下床踱步，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。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，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，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。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；你们一走，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。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，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。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，他显然力不从心，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。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，放心吧，我能熬过去。

贾大山是自尊的，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。小梅嫂子（大山夫人）告诉我，只有背着人，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，也擂床。

1997年2月3日（农历腊月二十六）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。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，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、胰脏和腹腔。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，像每次一样，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。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，他的病态使我失掉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。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，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。于是我们不再说病，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。

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，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：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。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，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，住在贾大山隔壁。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，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？住着作家贾大山。几个同学都在

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，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。那同学说他病得重，你们别打扰，就站在门口，从门上的小窗户里看看吧。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，隔着玻璃看望了他。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，当他讲述这件事时，他的嗓音不再哑，他的语气十分柔和。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，他说：“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，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，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，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，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。寂寞多年的贾大山，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，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，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。

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，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。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，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，用明净的心，写好的东西。然而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。但是观其一生，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。他这种难能可贵的“一贯”使他留给文坛、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，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：善意的，自尊的，谨慎的，正直的。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，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：“人也有字号，不能倒了字号。”文章至此，我想说，大山的作品不倒，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。

1997年10月

冷下心来谈大山（代序）

□ 徐光耀

带着沉重的悲悼的心情来谈大山和他的作品，是格格不入的。大山是个幽默和乐观的人，他的文章则疏朗散淡，妙趣横生，是愉悦心神的。倘脱不开悲痛情绪来谈大山，或许容易落进官话和新闻语言的套子中去，那就连大山本人也违拗了。

大山的猝然归西，固然太惨。可替他回顾一下全部人生，他还算有运气，够幸福的，这主要表现在：他不想干的事，可以不干；而想做的事，由于愿望不高，很少妄想，也就大体都达到了目的。这，包括他的写作和“做官”。人生一世，没有大的颠连困苦，倒有细水长流的小小如意，也就该知足了。而大山终生能知足常乐，还能说不是幸福的吗？

大山写文章，不为稿费，他不需要太多的钱，有碗饭吃，就很满足了。他写文章，是为劝人，是为人人都有个好心眼儿。他学佛，也信佛，因佛门是主张为善的。他当然没有“普度众生”的野心，可人际之间若都知道善意相待，则是他一种很固执的理想。为此，他把小说当做“布道”，通过讲故事，给人心以警悟，以劝导。至于能起多大作用，他从不计较。他只是精心精意

冷下心来谈大山（代序）



去做，精心精意到让自己满意为止。

为什么有这样一副心肠？我不能深知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正逢“反右派”，有位校领导要他贴一名老师的大字报，以便扳倒他。大山不肯，被罚立在校园中的小树下，站了一夜。也许这一夜，那小树告诉了他很多事情，他记住了，并且终身受用。

大山“布道”，不用“一根肠子通到底”的方式，而是类似禅宗的“参话头”，他只是“摆事实”，谈天说地，让你从中去咂摸，去“悟”。这个大胜于直白的手段，一半来自文坛的教训，一半来自他的天性。文坛的新老公式化、概念化，太烦人了，他不取；他又天性幽默，内心谦虚，忌讳耳提面命的训人，却爱曲折含蓄、意韵悠远的启发。因而他的小说总像一座“桃花源”：曲径通幽，意境深远。他的“忌讳”，人是可以学的；他的幽默，要学则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幽默往往是人之智慧的超常发挥，常与灵感相伴。它之来，既须天资丰颖，又须惯常营造。平庸懒散，就难得一招即来了。

有两个作品之外的例子，或可证明大山的深心：其一，那年《长城》和《黄河》共开交流会，大山在太原发言，讲个故事说：苏东坡与大和尚佛印交好，苏把一首修炼得意的禅诗，使人过江，给佛印看。佛印只批了“放屁”二字，便交人带回。苏大怒，驾船过江，欲与争辩，却见寺门上有留诗二句云：“八风吹不动（这是苏诗原句），一屁打过江。”苏不觉赧然黯然。发言在哄笑声中结束，气氛自是活跃；而流传于文坛的浮躁虚妄之风，却不声不响地挨了一鞭。暗地里，也许还有人悄悄脸红吧。

另一例则声名更久远些，即以“玩笑”面目出之的伪造“语录”。这些“语录”的出世，不知引发多少人的嬉笑，近日还见有人在文章中引述。若论造伪的技巧，那刻意的雕琢，一句“徐



刚，何许人也，查明报我”，何等的惟妙惟肖，神气活现！但在笑罢之后，小一回味，便有真正的惊心的东西打上心头。“左”的灾祸，真的已经肃清了吗？会不会一朝翻覆，又变成严酷的现实呢？笑尽管笑，切莫太轻率了。至于行为上，是否也值得自律一下，“解放”应否把握一点限度，都可引人反思。我相信，夹杂在这些幽默中的善意和忧心，是大山为自己的劝警之训，找个轻便快捷的外表而已。古佛的慈悲，是常常借用类此的“话头”的。

这两个例子，能不能解释大山的小说，我不知道。我是个思辨能力很差的人，不足以剖析他的作品。可我的确觉得它们之间必有某种联系。善心产生细法，细法产生精致，内容和形式总是统一的。他写了那么多普普通通小人物，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同情，他悲悯，他抚慰，他希冀他们多一点温暖和光明，少遭点痛苦与劫难。在这复杂变幻的世界上，他有时也无可奈何，知道自己没有救人的本领，于是他祈祷，他劝诫，尽可能撒一点快乐的种子在人间，并希望这种子只生长快乐。孙犁说：大山的作品“是一方净土……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”。确是一竿到底的真知和评价。

人人都知道，大山的创意是精致的，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精品。这一点，可作一篇文章。然而，我们至今还未见到一本贾大山小说集！……

我甚至想，连大山的不肯出书，也是一种劝诫。出书是为劝人学好向善，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。目的是崇高的。那又为什么走后门儿？为什么花钱买书号？为什么掺糠使水地蒙人？那样得来的钱，得来的名誉、地位、职称，以及一切好处，是好还是坏？是得还是失呢？利益拿到了，内心又如何？安宁得下去吗？

我能出而不出，逆风而行，给钻邪门歪道的人一个抗议，一个提醒，总也有那么一点益于世道人心之处吧？

大山只活了五十四岁，这真是天道不公。假若他再活二十年，我们河北，我们文坛，该又是何等境况？——算了，这么设想太伤心，还是让我们冷下心肠，再读读他的小说，再享受一下他留给我们的善意和乐趣吧。

1997年3月7日下午于自拔斋

